





兵機纂卷之八

目錄

用間

覘謀

待敵之謀

窺伺

鄉導

誑詐

料詐

祛惑

佯敗

詐退

倡勇

激戰

激怒

客兵求戰勿應

置毒



兵機纂卷之八



目錄終

兵機纂卷之八

長樂郭光復纂集

方城郭光復纂集

男九圍重校

用間

孫子曰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

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因敵鄉人厚撫之知敵表裏虛實之

情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

孫與受罰之家因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

其有隙就而用之厚賂重許反使為我間也又死

我作不知而視以虛事前却期會使歸相語



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者也  
作誑事於外佯漏洩之使敵間知之吾間至敵中  
 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  
 間則死矣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已賢智能自通敵之親  
 為已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間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必親撫重  
 以祿賞  
 賞莫厚於間事莫密于間

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間羣臣曰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殺  
 之曰胡兄弟之國子何言伐胡以為親已不備遂  
 襲取之

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  
 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  
 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  
 二城未附敵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  
 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  
 毅樂毅因歸趙

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等數破秦軍翦惡之多遺趙寵  
 臣郭開金使為反間曰牧等欲與秦反趙以多取  
 封于秦趙王疑之使趙蔥代斬牧

范雎為秦昭王相攻趙趙使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  
 挑戰不出趙王數讓頗雎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



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將耳。庶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庶頗軍多亡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友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庶頗將卒，致坑卒四十萬。

杜預襲吳大破之。吳將張政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

周韋孝寬東魏將段琛，驍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于

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峭澗遂清。

唐李靖兵法曰：戰之取勝，此豈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卽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夏史、庾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又曰：敵有寵嬖腹心，我當遣間遣其珍玩。又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而成功，或



憑間而傾覆。

种世衡守青澗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幾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世衡知元昊倚野利大都二將為腹心乃托僧王嵩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義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元昊遂疑野利嵩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大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明述野利與大都相結意大都以此亦得罪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間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洩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孫江守滄州降于王楫完顏寔詐作書與江同取滄州楫得書疑殺江

皇明太祖欲先攻湖州以分張士誠等勢已而屏左右謂徐達常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友間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禱姑蘇天瑞知之必叛歸張氏以輸此言墮吾計矣

成祖與左右曰遼東雖遠隔山海常擾未昌吳高雖怯其行事差密楊文粗而無謀我一計去吳高則楊文不足慮矣用兵之道伐謀爲上此計一行則

坐制一方無復東顧之憂矣乃遣人以書諭二人易其函與楊文書達於吳高甚毀辱之與吳高書達於楊文極稱其美于是二人皆以聞建文果疑高左遷於廣西楊文獨守遼東由是人心疑二進退兩端不敢數出矣

千戶龔遂榮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鄧茂七倚仗之遂榮乃遺書許自新使謀佯若誤者傳致之茂七疑而殺之賊將人人自疑棄茂七來降賊遂平

陳循商輅等奏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



兵機集卷之八  
三  
為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遼兵至也先連夜遁去  
奇法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  
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  
也

五間之外又有求彼鄰好旁致事端佯緩罪囚露此  
偽迹通尺書以離其親信却降虜以示吾虛狀臨  
敵為計非一途也

凡遣間授詞指縱必于臥內其人非素舊者亦當羈  
質其族使雖死不敢露吾密大抵我用間以謀人  
人亦用間以謀已我以密往人以密來為將者亦

當酌此以待之無失矣

古者多使材能辯權變之士往行間諜指陳禍福  
譎說是非亂惑衆聽改變真偽傾覆好惡則親離  
疎合變化成敗使人改心易行奪職衰權蘇張虞  
卿是也

覘諜

魏無忌安釐王時為信陵君與王博北境傳舉烽言  
趙寇至且入界王釋博欲召大臣謀無忌曰趙王  
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心不在博居頃從北  
方來者云王獵王驚問對曰臣客有探得陰事者



輒報謹覘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之  
覘戰則有前茅之慮

西魏將于謹討擒劉平卒精騎出塞覘賊

北齊侯景遣人密覘王質退折江東樹枝爲驗

後梁劉鄩遣細人詐爲鬻油者覘城內虛實及出入  
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鄩  
乃告王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銜枚而入一  
夕而定鄆城晏然市民無擾

後吳楊渥將周本等圍蘇州錢鏐遣其弟鋸鏢救之  
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

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

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入城中其出也亦然

宋包拯曰盡籍見勾當事人姓名仍具見管金帛多

少自來每得其事支與何等物幾月日可來一報

仍令多方求訪舊日曾經探事人使用新差少年

不諳事者竝令廢罷及只今探首領所在在將官

何人山前山後人哀樂如何諸國臣與不臣并訓

練貼集兵馬造作姦謀年歲豐凶轉移糧草凡干

大事卽許甲報自餘打圍移帳放赦修城細碎尋

常衆人所見虛僞傳聞之事竝不可納徒費金幣



無益於事

陳安石攝帥鄜延能用謀者敵動靜輒先聞嘗勅邊民戒嚴旣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嘉之蘇轍曰李漢超等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人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

姜綬應募割股獻書爲

人邏騎所獲

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范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鑄一官

皇明徐達圍姑蘇益急無錫莫天祐爲士誠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天祐嘗遣至士誠所我帥邏卒獲茂送軍中達釋而慰諭之厚賞資待以腹心仍遣游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遣書盡得敵中虛實知城中困乏督兵攻破之遂執士誠

成祖至真定城二十里擒其樵採者詢知賊惟備西北東南無備上率輕騎先至東門突入賊運糧軍中擒二人問之賊果移于北岸



成祖不聞敵軍消息遣胡騎指揮欵台領十二騎馬  
皆有副回覘消息欵台至鄒縣遇敵運糧軍三千  
餘人欵台等鳴鑼大噉馳入其陣呼曰大軍且至  
不降者死敵衆奔潰遂擒二千戶歸

倪岳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  
于度必取于人而知敵之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  
覘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  
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  
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  
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倚也近之所用

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其首或  
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旣不知虜之情實則  
緩急何以支吾必遴選智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  
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旣殊于衆探  
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旣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  
可以預計或劫營于彼以勞其佚或堅壁于此以  
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

### 待敵之謀

趙奢救韓去都三十里壘不進復益增壘秦間來入



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奢既遣秦  
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晝夜至大破秦軍遂解闕與  
之圍

漢陳平曰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數人  
羽信讒合捐金間其君臣以疑其心漢王出黃金  
四萬斤平縱反間于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  
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  
以滅項氏分王其地羽果疑之使使至漢爲太牢  
之具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以惡草具  
進使歸報羽羽愈疑亞父

魏文成時閉都城門大索三日獲奸人亡命數百人  
周宗室憲將過趙州齊任城王潛令間謀二人覘之  
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  
者大不在汝等卽放還令充我使

唐李晟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  
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  
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

周世宗攻濠州郭廷謂爲南唐監軍周遣謀以鐵券  
及其壘廷謂拒之城中負販之輩率不逞廷謂慮  
其亡逸籍置人寺遣兵守之給日食俾製防城具



隨其所習以故周師卒不得覘城中虛實

宋王德用爲定州路都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  
可用契丹使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  
之吾軍整而和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  
也明日大閱援桴鼓之士皆踊躍進退坐作終日  
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幟所  
向覘者回告漢兵將大入

元豐間劉順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  
聞順卿亦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諜  
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上鎖命加下門  
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李允則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  
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  
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  
出妓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  
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

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  
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  
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歐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  
乃殺諜



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三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印緘，允則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

郭達交人動息皆先知，獲謀不殺，諭以逆順，縱去，恩威兩施，不敢犯。

楊太僭號張浚，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太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歡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

### 湖寇盡平

李順亂，郭延濟悉擒探騎數十，盡得賊機事。延濟易旗變號，賊不知覺，斬關掩入，斬千餘級。

金宣宗時尚書自言獲奸細叛亡率多，僧道詔沿邊惟本處受謀聽居來自遠者，遣入內郡，譏其出入。趙重福迹宋謀人蘇泉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愴惶失錯者，執之，果泉也。

宗雄嘗獲候者七人，縱其一人，使歸金山縣人，聞大軍至，迺潰。



元李德輝願獨軍圍合州既而合州遣李興張郃十  
二人調事成都皆獲之釋不殺復爲書縱歸使諭  
其將王立如諭州將張珽者而辭益剴切

皇明楊茂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浮水天祐潛令入  
城與張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外柵旁送徐  
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  
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彼此所  
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  
益備

窺伺

魯曹劌從莊公與齊師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  
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  
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之既克  
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  
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觀齊政景公觴之酒酣昭請  
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進客昭已飲晏子徹罇  
更爲酌昭佯醉不悅而起舞出公曰今子怒大國  
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



吾國故不從也。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子罕為宋司城，陽門之介夭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夭死，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

魏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知，其術何如？吳起對曰：令賤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也。若其眾誼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

後周韋孝寬，隋高祖為丞相，尉遲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察其變。迴遣孝寬姪藝迎之，孝寬問迴所為，藝黨于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



唐時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覘因夸二可汗兵百萬至矣太宗責背約且言賜厚今夸盛強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擊于門下省

中宗時爲潑寒胡戲張說曰今四夷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夷狄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

後梁裴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詗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

遼臣耶律鐸臻梁人求轅軸材太祖難之鐸臻曰梁名求材實覘吾輕重宜荅曰材在深山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禱祠然後可伐如此則其語自塞

宋李處耘高繼冲遣叔保寅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厚待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冲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宴飲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冲還則兵已



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卽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帥夜趨朗州

韓世忠與賊劉忠對壘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

齊延慶夏人疑邊境有謀使人入塞賣馬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

元昊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竇欲覘河東道路

張岳從數騎夜入羗中偵機事旣還羗覺追之岳隨羗疾馳効羗語與羗俱數里乃得脫

### 鄉導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又曰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漢衛青等出塞擣左賢王皆用校尉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李廣軍無鄉導而遂失道

唐時仇甫竊發王式集土團諸兒爲鄉導擒斬之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削吐蕃鄉導詔發劍南募士擊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祭天



盧士玫爲瀛鄭節度使朱克融襲之士玫部卒多家  
幽州陰導克融入闔家囚幽州天子赦克融乃得  
還

宋宋琪曰如入夏境先招接界熟戶使爲鄉導強壯  
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山路  
土山栢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陜不得成列躡此鄉  
導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  
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  
皆嚴備保無虞也

孫正辭科簡鄉丁號芳子兵以其識山川險要遂爲  
鄉導

田敏先是兩地供輸民多爲契丹鄉導敏自魚臺北  
悉驅南徙凡柒百餘戶送定州

皇明得陳友諒僞平章李明道爲鄉導

商輅曰遼東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  
京師密邇往年朵顏三衛爲我藩籬雖有鼠竊狗  
偷不爲大患今此三衛旣被滿都會等服屬以彼  
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  
行軍有鄉導先要知迂直之路頓止去處方可進兵  
亦須隄防鄉導不實



兵法云我孤軍入敵境彼密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  
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闔夜  
止則有虛驚之撓頓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  
一事不備則自投于死安能敵寇哉故敵國之山  
林丘阜可以設險者灌叢茂草可以隱藏者道里  
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委積之所在水草之所有萃  
乘之衆寡噐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則兵行鄉導不  
可暫無

凡用俘虜爲鄉導者須防賊謀陰持奸計爲其誘誤  
必在鑿金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  
可信任便當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  
之士挾而偕相出處防其二也然不如素蓄堪用  
之士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曠野四  
隅莫辯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若遇暝黑  
不辯方向則縱老馬前行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  
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

誑詐

孫武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  
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呂氏楚文王欲取息與蔡乃先陽善蔡侯而與之謀  
曰吾欲得息柰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  
請為享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遂取  
息旋舍于蔡又取蔡

戰國秦召周君之難往或謂魏王曰王何不出兵于  
河南周君將以為辭而不往秦必不敢越河而攻  
魏之南陽

張丑質于燕燕欲殺走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欲殺  
我人言我有寶珠王欲得之今我已失之矣而燕  
不信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王必且剗子之  
腹境吏恐而放之

淮南子曰甲水火出玆恠鼓謀軍所以營其耳曳稍  
肆柴揚塵起塲所以營其目此善為詐佯者也  
昭公時楚子處誘蔡侯般殺之於申胡安國曰楚子  
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云子般殺其君楚子  
者易名劉士安入嵩山

漢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以利致將車騎材官三十  
萬匿馬邑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曰吾能斬馬  
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  
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單于為信



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東漢班超使西域獲功回復詔使于寘其王廣德因匈奴遣使監護其國禮意甚踈且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駟馬來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知其狀報許之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虜使惶恐卽殺匈奴使而降超

二國孫堅十七與父共船赴錢塘遇海賊分財堅謂父可擊父止之堅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者分

佈人兵以羅遮賊狀賊以爲官兵捕之委財走斬

一級

曹操與呂布戰敗布騎得操而不知問曰曹使君何在荅曰前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

孫權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之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噓不得關敵乃自研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司馬懿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荅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



無降法鄉是六十老翁何頗詭詐如此

晉羊祜諸將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  
馬隆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  
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  
之

周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  
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  
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  
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歛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  
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後知我無  
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旣渡斷橋訖而賊果  
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

東晉祖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人運上臺又使  
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道賊遂棄擔賊獲米  
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乏益懼無復膽氣也

齊垣崇祖因虜犯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送客  
還謂腹心曰賊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  
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一人情駭不可  
歛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  
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遂退船中人果喜



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搏兩炬  
火登山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

梁司馬德戡與化及謀逆德戡恐人心未一令醫告  
驍果上聞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畢鴆殺之獨與  
南人留此

稽胡有劉蠡升者數抄掠汾晉神武遷鄴始密圖偽  
許女妻太子及遣子來厚禮緩以婚期彼恃和親  
不爲之備襲之大敗

魏于謹嘗爲賊所圍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  
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陳而出賊以爲謹也皆  
爭逐之謹乃得入塞

後魏宗室磨渾無太宗所知元紹之逆太宗潛隱于  
外磨渾詐太宗所在紹使誤下二人隨規爲逆得  
出縛二人詣太宗斬之太宗大喜因爲羽翼

隋尉遲廻及將檀讓餘衆屯城武于仲文詐移書州  
縣曰大將軍至可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  
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  
城武廻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  
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  
曰讓明午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



以爲然皆喜仲文簡精兵爲建迴旗幟倍道而進  
城主徐善淨望見以爲讓出迎執之遂取金鄉  
周武攻金墉獨派求業出兵應之問何達官周人曰  
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荅曰客行急之故不  
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以爲大軍至乃去  
楊愔從兄幼卿見誅郭秀素害其能致書恐之曰高  
王欲送卿于帝所且勸逃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  
自沉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  
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

李密宇文述來護等軍至玄感問計密曰元弘嗣統  
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  
可以給衆玄感用其謀

大都督廬陵王瑗反欲奪王君廓兵以與王銑君廓  
本給瑗使亂爲已功乃從數騎候銑留騎于外曰  
聞呼聲則入乃獨款銑詐曰有急變當白銑方沐  
握髮出卽斬之因執瑗以功授都督

王世充縛類李密者過陣諜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  
密軍亂

唐韋雲玘曰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玘至旣  
入境使突厥給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



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男女四萬以女子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殺之

顏真卿出爲平原太守度祿山反陽託霖雨修城池科丁壯儲廩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其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

郭英乂祿山將高高入汧隴僞勞之且具饗伏發盡虜其衆

賊破東都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斬傳首者段

### 子光

黑齒常之突入突厥壘賊三千棄甲去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

裴行儉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乎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口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



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竝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齊襲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伏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時虜詭漢服號邢君牙兵入吳山寶雞大掠南蠻攻黎州詎服漢衣濟江襲捷爲破之

後梁王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地道朱全忠軍望爲羣羊爭趨之伏發大敗之未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師範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爲獻者及華州先納十輿闔人覺衆擐甲謀殺全忠等將婁思敬時崔胤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

楊行密遣臺濛敵由顏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顏輕之不復召兵纔交濛遁顏兵爭逐北遇伏顏大敗死

李育德兄厚德被賊執使招弟陽許之賊帥段太師以兵守乃襲曹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擁羣囚出斬長史

錢鏐具麩鞋迎周寶未幾殺之



崔光遠使李處崧拒賊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呼曰處  
崧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崧

王鐸得無名書納鞞中取他書焚之

劉鄩潛師出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所追乃  
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數日晉  
人方覺

馬嗣勳羅紹威將牙軍乞兵于梁梁女嫁魏適死溫  
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爲綵輿入魏置兵器于輿中  
聲言助葬嗣勳夜與魏新鄉鎮兵入迎紹威家屬  
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兵牙兵不知兵所從來  
無備殺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重創卒

唐段秀實倒用司農司印以追兵此忠於國者伍代  
李崧魏王繼岌夜以黃紙作詔倒用諸統諭諸軍  
殺郭崇韜此何等舉措

宋楊偕知河中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沒偕聞乃  
僞爲書馳告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榜  
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俟

狄青擲百錢盡紅遂釘錢紗籠手封侯勝謝神後勝  
視之兩字錢也

劉平敗退保西南山立柵自固敵使人夜叩寨問大



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僞爲戍卒逋文移于平平  
卽殺之夜四鼓敵呼散殘兵不降何待

王君萬王韶開邊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羗新  
羅結不從經畧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  
爲獵者遂擒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兵之  
大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

苗傅欲拘馮轡張知謬爲書遣轡言客自杭來知二  
公於朝廷初無異心殊悔前書失于輕易賊得浚  
遣轡書大喜釋轡

虜寇淮南韓世忠駐大儀會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  
爨給良臣曰有詔守江良臣去卽移軍向大儀勤  
陣設伏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

劉德王光世將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  
上蔡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  
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

張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李成戰成懲奉新失  
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遊卒  
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  
衆數萬俱潰

金烏延蒲盧渾因張覺復整兵來諸將皆不敢戰蒲



盧渾登山望之乃給諸將曰敵軍少急擊可破也  
若入城不可復制遂合戰破之

溫迪罕蒲睹因契丹撒八等反選家奴材勇者數十  
人給以兵仗陰爲之備賊不得發乃給諸奴曰官  
閱兵器願借以應閱諸奴以爲實借與之明日賊  
至鬻殺之

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  
悉奪其地

劉子俊被執詭爲文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  
間走也



